

南海之声

阔别四年,美国总统再次参加东盟峰会。10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举行的虚拟峰会上宣布向东盟提供1.02亿美元,以扩大美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他还频频抛出要坚定维护东盟在该地区“核心角色”的橄榄枝。美国“外交学会”网站甚至刊文称,这对于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但从各方反应来看,谈胜利是不是早了点呢?日本NHK电视台称,在此次系列

峰会的重头戏——第16届东亚峰会上,除了应对疫情、经济复苏和气候问题,地区安全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引发“激烈讨论”。

近期,美英澳组建小圈子“奥库斯”并开展核潜艇合作,破坏东盟无核武器区建设,引发了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深切担忧。

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反对态度最为强烈。印尼总统佐科表示,对“奥库斯”和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感到担忧,因为这

可能加剧区域竞争,印尼不希望本地区出现“力量投射”。马来西亚总理萨布里表示,“奥库斯”可能造成地区不稳定,尤其是南海地区。他强调,南海问题必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

菲律宾此次也含蓄地表达了不同意见。《马尼拉公报》27日以《杜特尔特在东盟峰会上对奥库斯发出警告》为题刊文称:菲律宾总统提醒道,奥库斯这样的安全协议,“不能将我们进行合作的方式复杂化”,只

能作为一种“补充”。

需要担忧的事情还不止于此。距离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与不明物体发生撞击事件已经过去20多天,但美方对此一直遮遮掩掩,语焉不详,连一向喜欢刨根问底的美国媒体也集体失语。如果说,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核潜艇,造成核材料、核技术扩散的风险,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美核潜艇南海撞击事

件,核泄漏风险未卜,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威胁着这片海域。

在峰会举行前一天,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开展了所谓“海上安全”行动。外交舞台靠美元,战略区域靠航母,果然还是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日的一篇报道看来,“中国为美日如何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树立了典范”。文章称,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不

取决于在该地区开展军演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取决于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合作、提供帮助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已在两年前全面生效,双方还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

总之,与朋友的相处之道,并不难,有人将其比喻成一道以真心换真心的方程式。美国如果一直像“康涅狄格”号事件一样虚伪算计,心怀鬼胎,这道题,它还真是永远学不会。

试窥“青年宣誓日”的反政府集会

本报评论员:余凡

这几年来,佐科总统下大力气加速建设、振兴经济,取得不俗的成绩,但仍受到反对阵营的责难,工人及大学生的示威请愿。他们对于根据宪法程序审核立法,经过最高法院开庭判定的法案提出“非分”的要求,把严肃的国事,违法地简化成“要求总统退位!”

日前,总统飞往欧洲参加10月底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G20)高峰会议,并代表印尼接掌2021至2030年度G20主席国的职务。这是国际社会给予印尼的尊重和信任,总统在临行前也希望得到民众的祝福和支持。不料,又有一小撮人举行反政府集会。

《独立网》(Merdeka.com)于28日报道,在纪念“青年宣誓日”的时刻,一些工人及大学生却举行示威集会,他们要求政府撤销2019年第11号宪法的《就业法案》(Cipta Kerja)及衍生的其他规定,并且停止所有压迫与抑制人民言论及行动自由的行政手段。参加请愿的工人与大学生聚集在雅加达中心区的奔马雕像(Patung Kuda)并发表演讲。

《点滴新闻》(Detik.News)报道,请愿者在独立广场西路(Jl Medan Merdeka)的奔马雕像前集合,其中有白底的巨大横幅写着:“对印尼国会及正副总统的不信任动议(Mosi Tidak Percaya),佐科维退位。”别的横幅写道:“撤销宪法草案(Cabut UU Ombudslaw)或者佐科维退位。”记者称,示威民众自称是“人民起诉联盟”(ARM),穿着防护装备的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并阻止示威者继续向国家宫(Istana Negara)前进。

《罗盘电视》(KOMPAS.TV)报道,“青年宣誓日”的纪念活动在雅加达及一些城市举行,请愿民

众针对发生在年青人的现状提出批评,包括经济问题及言论自由等等。队伍中也有自称来自国油(Pertamina)的工会组织(FSPPB),他们带着百米长的红白旗参加集会。

著名政论员埃果(Eko Kuntadhi)在CokroTV的视频谈话中,以“要求佐科维退位的示威中有呢诺(Neno)女士?”为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情愿队伍中有呢诺及海伽尔(Haikal H),以及穿着印大(UI)黄色外套的几名中年妇女,显示这次活动的背后有人在操控。

自由媒体人卢迪(Rudi S.Kamri)在29日的民族儿女渠道(KAB)视频中说道,他根据多方面提供的资料与信息提出一些问题:集会的工会成员有1000人,印大学生(BEM-UI)有200人,他们只是一小撮,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请愿者先在市政厅前集合后,前往独立宫,他们得到了什么?只有天知道。来自不同团体的请愿者,却戴着类似特征的口罩,导演是否太粗心了?他更直言工人和学生绝非自发参加请愿,而是被幕后操纵者所摆布的。

在几位演说者的嘶声宣传中,竟逼迫政府释放依法判刑的囚犯,恢复肃贪局(KPK)不符合条件而被黜的旧人员,撤销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按照程序立法的《就业法案》,关注国内“新兴的共产主义”等等。虽然他们嘴里喊着“维护班查西拉”的口号,但实际上是以“自私的民主”来谴责政府给予他们的宽容的民主。印尼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

评论认为,工人、学生及民众有依法表达个人及团体意见的自由,但千万别以“代表人民”来做挡箭牌,更不要玷污了先辈们对“青年宣誓日”所立下的崇高理想与使命。



艾菲·蔡

女性艺术大师们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华人女性意识到不能落后于时代,开始到欧洲学习古典乐和芭蕾舞。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政府至少向以下三位女性提供过奖学金资助,她们分别是院张清雅(声乐艺术)、艾菲·蔡庆鸾(声乐艺术)、艾尔希/石圣芳(芭蕾舞)。

张清雅(Chang Ching Yia)——据资料显示,她是印尼第一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张清雅于1929年出生于巴东(Padang),4岁便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在布特韦格夫人(Ny.Butterweg)的指导下学习声乐艺术课程。印尼政府看到了她在此领域的天赋后,赞助她到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学院(Konservatori Keraja-

an)学习。1954年,她毕业后打算在意大利的米兰(Milan)继续深造(Chung Hua Tsung Hui Tegal, 1954)。遗憾的是关于她的职业生涯并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

艾菲(Effie, Euphemia)又名蔡庆鸾(Tjoa Keng Loan),大家都称她为“艾菲·蔡”(Effie Tjoa),在事业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的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吉达·德威”(Gita Dewi)。艾菲1931年生于泗水,她是郭悦娘(即蔡兴辉夫人, Ny. Tjoa Hien Hoey)的女儿,著名作家郭德怀(Kwee Tek Hoay)的孙女(详见第一册的《三教会》的倡导者郭德怀)和第二册的《郭德怀:文学战士》)。3岁时她们举家搬迁到首都雅加达,在那里,她跟随来自意大利的歌剧演员兼女歌唱家努努·桑奇奥尼(Nunu Sanchioni)学习声乐(1941)。后来,她一直持续钻研声乐艺术,直到她遇到一位管弦乐队的领导者伊凡·维德洛夫(Ivan Vederof),坚定了她的出国学习声乐的决心。1948年底,她动身前往荷兰,第二年她就读于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学院(Konservatori Kerajaan)。20岁时,艾菲就在荷兰和意大利的歌唱比赛中夺冠。随后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她以“获得政府奖学金赴

古典音乐(4)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国外进修声乐艺术的第一位印尼女性”的身份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继续深造(Eserpe, 1959, ejaan disempurnakan)。

1956年,苏加诺总统(Soekarno)前往南斯拉夫(Yugoslavia)会见约瑟夫·布洛兹·铁托总统时,艾菲有幸在两位总统面前一展歌喉。回国后,艾菲任职于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广播电台(Radio Republik Indonesia,简称RRI),成为一名公务员,每月播音一次,而她的主要任务则是安排和开展歌唱讲座及课程,以及筹划古典音乐歌曲节目。印尼歌坛中她喜欢莫奈尔·西曼尊达(Cornel Simanjuntak)、伊斯坎达尔(Iskandar)、宾撒尔·希顿布尔(Binsar Sitompul)和穆塔尔·恩布特(Mochtar Embut)的作品(Eserpe,1959)。艾菲当年红极一时,常被邀请到各地表演,也曾随同政府团出访中国、日本及美国。但是与她母亲一样,艾菲也成为了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一员,后来新秩序时期政府宣布这一

组织为非法组织。这个决定使得艾菲的立场左右为难,于是她不得不搬到荷兰,一直到2007年逝世(Chan, 2012)。

事实上,艾菲的姐姐莲妮(Lenny)又名蔡庆英(Tjoa Keng Yin)(1927年出生)也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除了学习钢琴和声乐,莲妮更注重教育学(为成为老师做准备)。之后她还去了意大利罗马进修。回国后,她到雅加达教育与师范学院(IKIP)任教,她也是该校音乐专业的创始人。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莲妮随后搬到棉兰(Medan),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69-1992)一直担任棉兰教育与师范学院的音乐专业系主任(Chan,2012)。

虽然不涉及古典音乐,但是在上文提到的艾尔希(Elisie),又名石圣芳(Tjiok San Fang),也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她是印尼独立后第一个开办芭蕾舞学校的印尼人。艾尔希出生于1936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芭蕾舞。在雅加达的一所舞蹈学校学习了三年

之后,她拿到了印尼政府的奖学金(1950),赴伦敦雷加芭蕾舞学校(Legal Ballet School)学习,并在一片赞誉中顺利毕业。1952年,在雷加芭蕾舞团组织去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巡回演出中,艾尔希被推举为女主角(Chung Hua Tsung Hui Tegal,1953)。1956年艾尔希回国后,应政府要求开办芭蕾舞学校。虽然面对重重阻碍,但她仍成功开办了雅加达芭蕾舞学校(Djakarta Ballet School)。当芭蕾舞爱好者蜂拥而至时,她感到十分意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后来,她与雅加达电台管弦乐队的指挥林克昌结婚(1958)。出于某些原因,其丈夫邀请她一同移居中国。于是,艾尔希在印尼的职业生涯便到此为止了(Suryadinata, 2012a)。

洪兰花(Ang Lan Hwa),后来多被称作玛格达·洪(Magda Ang)或者玛格达·哈桑(Magda Hasan)。1958年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完成学业之后,在泗水教授钢琴和声乐(Tong, 2009:93)。在其职业生涯中,她先后到印尼音乐中学院(Sekolah Menengah Musik Indonesia,简称SMIND)和日惹的印尼音乐学院(Akademi Musik Indonesia,简称AMI)任教。

苏金薇(So Kim Wie)出

生于东爪哇的玛琅(出生年份不详)。5岁起便在T.H.·范·卡滕伯格小姐(Nona T.H. van Cattenburgh)和E·冯·罗默夫人的指导下学习钢琴。1966-1973年间,她在库恩斯特学院(Hochschule der Künste)现称德国柏林库恩斯特大学(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学习。其中钢琴专业由汉斯·埃里克·里本萨姆教授(Prof. Hans Eric Riebensahm)指导,室内音乐由赖克特教授(Prof. Reichert)指导,大键琴由卡斯特纳先生(Mr.Kastner)指导,歌曲伴奏由古永教授(Prof. Goujon)指导。回国后,苏金薇经常在泗水和玛琅举办小型音乐会。除此之外,她也在玛琅和泗水教钢琴。在她的指导下,许多学生取得了奖项。有五个学生在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ABRSM)颁发的毕业文凭中获得最高评价,并且获得了皇家音乐学院执照(LRSM)。部分学生继续出国深造。苏金薇也积极参与各种合唱活动,如纪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等著名作曲家诞辰三百周年的音乐会(“Teachers’Profles”, L1)。(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松树礼赞

万隆:高鹰

自然界的树木数不胜数,我心中的最爱是松树。我要高声赞美巍然挺立、笔直向上的松树。

我爱你英雄的的气质,我赞美你有巍然挺立、笔直向上的形象,我赞赏你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我赞颂你富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由衷地佩服你有乐观的情怀。你是我们自立自强学习的好榜样。

早在36年前,当我在市东郊的土地上,兴建店铺庭院之际,植树时,我首选的是松树,然后才选种两株凤凰木(火树)。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在风雨和虫多的不断袭击和侵害,最后两株凤凰木经不起考验而摧折、枯朽。唯独松树仍茁壮地生长,巍然挺立笔直向上。

我礼赞的松树啊,虽然你不像黄山松长在悬崖绝壁,根扎得稳,树干挺得硬。可是,我亲手植下的松树啊,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风姿和魅力。你高达十余公尺,树根扎得深,树下盘根错节,根须遍布,树干粗糙而斑驳陆离,针叶如发,茂密葱茏。像一把菱形天然绿色大雨伞。树身高高地直刺无际的天穹。

当大风大雨来临之际,我喜欢见证你战斗和拼搏的雄姿。当满天出现乌云时,立即被你锐利的眼睛所识别,你马上站稳脚根,并张开坚实的臂膀,摆开阵势,微笑着迎接风雨雷电的袭击。你向着天空发出呼啦啦的挑战声:来!快来吧!

“嗖嗖……沙沙沙……轰隆!”

雷雨猛烈席卷而来,你以结实的身躯和有利的臂膀顶住了雷雨的压力。

接着,狂风迅雷发起疯狂大扫荡,你不甘示弱奋力抵抗,终于粉碎了恐怖的进攻。经过反复连续的作战。你胜了,你仍旧巍然屹立,压不垮,劈不歪,轰不倒!而风雨雷电节节败退,失去战斗力,士气颓废不振,最后狼狈逃窜。这便是松树战斗的风采和雄姿。

松树啊,我怎能不佩服你乐观的情怀?我怎能不高声赞美你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松树啊,你从不低头、不屈膝、不弯腰,总是巍然挺立。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华为的女中豪杰孟晚舟。在美加虎狼种种的威胁面前,你不畏电子镣铐,你总是咬紧牙关不认罪。使美加虎狼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孟晚舟无罪释放,最后取得了国际反迫害斗争的胜利!我想,这就是松树英雄的气质,不屈不挠的松树的斗争精神!

和风丽日时,我也喜爱仰望你和谐微笑的风姿。当微风徐徐吹拂,你柔软的针叶随风飘逸,仿佛轻歌曼舞似的你伸出无数的桠枝,热情地张开臂膀,微笑着向众鸟挥手欢迎;你茂密的树丛,似温暖的胸怀,成了飞鸟向往之地。

时而可见,一只只飞鸟含着枯草飞进你的树丛,是准备筑巢吗?我听见,树丛中吱吱喳喳的叫声,是不是在谈论松树和谐友好的情怀?

这时,忽见一双黄鹂飞进了绿色的树丛,不久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你是不是正在为松树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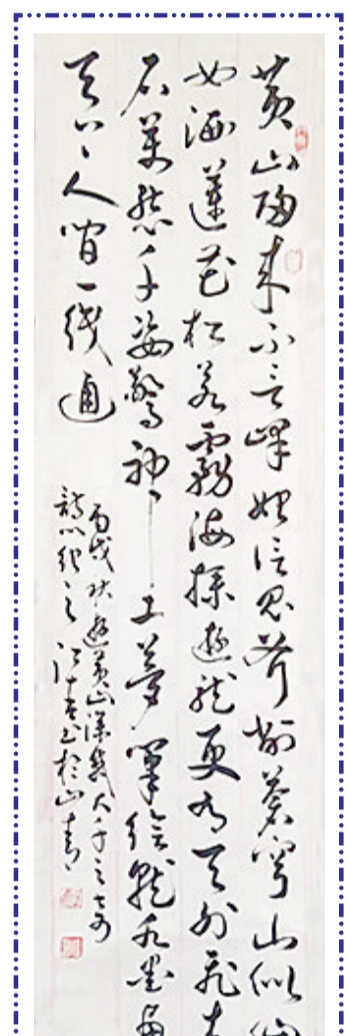
好客而歌唱?

接着又见,数不清的燕子,绕着挺立的松树,闪电般上下左右翻飞翱翔。燕子啊,你是不是也在为松树不屈的战斗精神而高歌飞翔。

松树啊,我不仅看见你仍旧巍然挺立,我也感受到你有和谐友好情怀。你和黄鹂、燕子、众鸟和睦相处,建立了自然界生物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我们人类也得与大自然的生物和谐共生和友好相处,构建地球生命的共同体。

清晨,当曙光还没有普照,时而可闻,从松树中传来阵阵不息的“知了,知了”的蝉鸣。虽然我完全看不见蝉儿的身影。但是我知道你心中的所思所想,你要表达的意思。有时,众多的蝉儿联合起来发声,简直振聋发聩,你仿佛害怕人们听不到你的呼啸声。蝉儿呀,你们是不是在向我们人类警示:大自然已进入了旱季,世界发生了沧桑巨变。我知道你在向我们反映当前的国际形势:美国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没落衰退;而东方的神州正在崛起。中国人民已实现小康社会。蝉儿呀,谢谢你的暗示,谢谢你

要传达的特大喜讯。大自然的树木数不胜数,我心中的最爱是松树。我要高声地赞美你巍然挺立、笔直向上的形象,赞颂你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赞颂你永远乐观的情怀。



江春书法作品 自作诗 游黄山

一剪梅·中国空间站母语优先

占碑:郭春明

友邦宇航学汉语,待命来年,登中空间站。太空合作惠人类,使用汉语,万事灵验。当初中员拒门外,如今美称,英语使唤。风水轮回不由人,空间站主人,母语优先。